

論壇劇場在新加坡的落地生根

Forum Theatre Finds Its Root for Proliferation in Singapore

郭慶亮 | Heng-Leun KOK
新加坡戲劇盒藝術總監

論壇劇場 1993 年首次在新加坡的舞台亮相，至今已有 18 個年頭了。熟識論壇劇場的台灣與香港劇場的朋友都覺得很詫異，因為在一個控管很嚴的國家裏，這個被喻為「革命的預演」的劇場形式怎麼會有生存的空間呢？這樣的想法，實際上存有一個對新加坡和新加坡劇場的迷思（myth）。在眾多媒體的描述當中，新加坡政府專制蠻橫，人民安分守己，一個保守「無趣」的功利消費社會。因而也依此推想，新加坡的劇場自然也是較為保守，並缺乏批判性的。

在梳理論壇劇場在新加坡的發展脈絡時，筆者也試圖從藝術干預的角度，解構關於新加坡社會和新加坡劇場的迷思與現象。

因為還沒有人為新加坡論壇劇場的發展做過系統的研究，所以本文的內容僅是我手頭上的一些資料和個人參與論壇劇場的經驗。希望本文能拋磚引玉，吸引更多有心人投入研究。



1 論壇劇場在社區戶外演出。

1993年7月—1994年2月：起步

光芒

論壇劇場在世界上許多地區都是從當地的社區劇場、民眾劇場或社會運動組織中萌芽。但是，新加坡論壇劇場的發展卻和當地專業劇場的發展息息相關。當代新加坡劇場就如其社會和政治結構，被劃為不同的語文源流。自1965年建國起，英語被規定為新加坡的官方語言，也成為政經各重要領域的溝通語言。英語精英則成為了新加坡的領導主幹。從80年代末開始，英語劇場成為新加坡劇場的主流。因為其主創者多是受英文教育的精英，所以作品多涉及社會與政治議題，並著重於新

加坡身分的探尋。

論壇劇場於1993年七月首度在新加坡的劇場演出。這個標誌性的演出是由英語劇團——必要劇場呈獻：丑客兼導演是該劇團的藝術總監陳崇敬，編劇是哈雷斯莎瑪。是年，陳崇敬和哈雷斯在紐約渡假時，在報章上看到有關博瓦在紐約的「馬克思論壇」開班教授「論壇劇場」的訊息，於是便報名參加。

上課回來後，兩人便籌劃了兩個演出。

- 巡迴學校演出——《新加坡青年》：這個論壇劇場的議題內容是關於中學生如何與父母、朋友溝通。時長50分鐘的演出，受到了師生們的熱烈歡迎。學校的老師也對這種能夠讓學生積極參與討論並敢於上場的演出形式非常讚賞。從





2 多語言論壇劇場《是犯罪還是惡作劇？》在奧地利世界論壇劇場藝術節演出。

93年7月開始到該年的11月，這部戲共巡迴演出60多場。

- 電力站小劇場演出 — 《混淆的祝福》和《大男人主義》：這是論壇劇場首度在新加坡公開演出，共12場，場場滿座。因為必要劇場是新加坡的主要英語劇團之一，所以演出也備受矚目，來捧場的觀眾都是受英語教育的年輕中產階級。這些觀眾對於有議題的演出都很喜歡。經濟起飛後的新加坡，滿足大眾的基本生活條件已經不成問題，中產階級開始有了較高層次的需求，關注起社會和對個人的尊重（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

本來劇團領導者都很擔心演出的效果 — 新加坡人太過被動了，但是，12場的演出都讓所有的質疑者跌破眼鏡。觀眾參與踴躍，紛紛登上舞台取代角色、干預劇情發展，整場演出非常具戲劇性。如上文所說，當時的主流劇團已經在演出中討論許多的社會議題，因此觀眾在看完戲後常

常會再聚頭討論。為此，論壇劇場把戲後的討論，逐漸演變成演出當中的討論。觀眾積極的參與和上台直接干預劇情發展，折射出當時群眾對社會開放的訴求。

同時，劇團也開始規劃把論壇劇場帶進工廠和社區，讓更多人可以觀看和參與這種親和力極強的劇場形式。

政治的考量

在看完《混淆的祝福》演出後，有一位劇場導演評論說：博瓦的劇場被馴化了，政治劇場變成了解決家庭糾紛的道德倫理場域。《混淆的祝福》討論的是種族通婚的課題：華籍女性與印籍男性交往，但雙方家長都不允許。當時觀眾關注的是如何通過不同的方法，以血濃於水的親情讓雙方家長接受這段異族戀。客觀來說，這個評論不無道理。

這位導演提的「政治劇場」的觀念在西方劇場裏，指的是一種具有政治立場並藉此劇場作為具



3 多語言論壇劇場演出《是犯罪還是惡作劇？》在篷帳內演出。

體的政治行動。而在當時的新加坡劇場，即使涉及政治議題，劇場工作者也會把劇場看成是「社會性的參與」，而不是一種「政治性的介入」。

熟悉論壇劇場的讀者都知道，論壇劇場是博瓦的被壓迫者劇場裏的其中一個「軍械」。1993年首次出現於新加坡的論壇劇場，其宣傳重點在於論壇劇場的「互動性」。但是，「被壓迫者劇場」這個名稱卻是極少觸及的。「壓迫者」或「被壓迫者」這樣的名稱有著挑釁當權者的意味，避開這樣的字眼是一種策略，但也彰顯了劇場工作者的窘境和困擾。

干預

必要劇場的成功，讓新加坡人見識了甚麼是參與性的劇場，也看到了劇場民主化的可能性。但是，在演出後，新加坡的主要英文報《海峽時報》的一位高級記者開始和學校、劇團聯絡，質疑劇團這種具馬克思理念的「政治性」劇場是否具有政治

目的和煽動性。

這樣的舉動讓劇場工作者回想起1987年，政府逮捕英語劇團第三舞台（Third Stage）的主創人員，指責他們涉及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顛覆行動」，目的是要製造社會不安。

1994年1月，國家藝術理事會發布文告，宣布不會支持和資助論壇劇場。剛剛萌芽發展的藝術文化團體都很需要國家的資助（因為在新加坡，資源都集中在執政者的手上），所以這樣的宣告儼如「禁令」。論壇劇場在新加坡被「禁」了！

同年2月，《海峽時報》刊登了有關必要劇場的兩位主要領導人（陳崇敬和哈雷斯）在「馬克思中心」上課學習論壇劇場，並有意將這個有左傾思想的劇場形式帶進工廠和社區的報導。

雖然刻意避開了「被壓迫者」的政治渲染，但是，論壇劇場依舊無法躲過被「禁」的厄運。

這後來也被博瓦當成了一個笑話。2008年，我終於有幸參加了博瓦在英國紙箱公民劇團的工作坊。博瓦聽說我來自新加坡，又取笑了新加坡一番。只是他有所不知，論壇劇場已於2004年脫離了十年被「禁」的命運。

1994年至2000年：臥薪

因為政府的不支持，必要劇場在學校的演出一《新加坡青年之遲歸》，已從論壇劇場形式改變成並行創作法（Simultaneous Dramaturgy）。

這是博瓦發展出論壇劇場前的一種演出形式：演員在舞台上演繹觀眾的想法。這樣的介入方法無可避免地受到了演員自身主觀意識的影響。觀眾無論如何詳細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演員的詮釋總是與觀眾的想法有差距。

到了約94年底，這場戲就停止了巡迴演出。在約一年半的時間裏，這部戲演出了120場，共有14400個學生看過這個演出。

1994年至2000年間，沒有任何論壇劇場出現

在新加坡的舞台上，也沒聽說有任何劇團或演出單位創作論壇劇場的作品到學校巡迴演出。

這段時期，政府則繼續邀請劇團單位以戲劇的形式到學校巡迴演出，展開一些宣導活動，如有關年青人吸煙問題等。有一些劇團運用了一些簡單的互動劇場方法，形似論壇，但其實宣導性更強。

但是在這六年裏，論壇劇場卻不動聲色地在正規劇場裏呈現出另一種美學狀態。

必要劇場在 1996 和 1998 年推出了兩個演出——《支柱》和《正義殿堂裏的超級英雄家族》（簡稱《正義殿堂》）。必要劇場在經歷了 1994 年的事件後，於 1998 年，通過這兩個演出梳理 1994 年遭受不公對待的感受。在這兩個後現代劇場演出的最後一個部分，出現了一場論壇劇場演出，只是說，在舞台上是以演員來取代另一個演員。

而在 2000 年，戲劇盒呈獻的「新聞劇場」，不僅運用了博瓦的「報章劇場」作為排練和創作的方法，也在戲裏運用了論壇劇場體現一個年輕人與壓迫者進行對抗，然後卻顛覆論壇劇場的形式，讓不同的演員扮演不同壓迫者，運用了不同的方法壓制年輕人。

這兩部戲都體現了個體與一個龐大機制的對立，而這龐大的機制卻滲透於社會的各階層。當然，這兩部戲的結局都讓觀眾看到了個體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時的無力。

2000 年至今：跨步

解禁

2000 年，電台 1003 進行改革，意在拓展創意另類的廣播節目。電台的創意總監楊君偉也是一名劇場發燒友，參與過戲劇盒「新聞劇場」的演出。楊君偉與戲劇盒商討，可否在廣播中運用劇場元素。剛從溫哥華 Headlines Theatre 學習回來的筆者和駐團藝術家李邪躍躍欲試，於是在 2000 年 10 月開始了廣播論壇劇場《不理智事件簿》：一週五天，每天一個半小時，通過新聞事件





4 Barbara Santos 為新加坡論壇劇場工作者授課。

引發的議題，播出一個 5 至 7 分鐘的廣播短劇（非模範短劇），然後現場接聽觀眾的介入取代，並由郭慶亮、李邪和楊君偉擔任丑客。這個節目播出後，聽眾反應熱烈，收聽率直達該播出時段的冠軍。節目進行了一年之久，共播出約 80 個不同的論壇廣播劇，涉及了眾多的議題。

在籌畫《不理智事件簿》時，主辦方和劇團也曾擔心論壇劇場形式是否會遭到官方的干涉。其實，1994 年的「禁令」只是官方表態為「不支持」，並沒有明文規定不允許這種演出形式。只是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藝術工作者的資源匱乏，長期需要官方的資源，如果藝術工作者不理會官方立場而繼續創作論壇劇場，則會被視為「叛逆」。六年後，廣播節目的播出並沒有受到官方的干預，於是戲劇盒開始思考是否能在劇場裏公開呈現論壇劇場。

同年十二月，戲劇盒宣布在新加坡某社區的

戶外廣場演出一部關於裁員議題的論壇劇場——《吃飽了嗎？》。劇團向當局（當時隸屬內政部的公共表演執照處）申請演出許可令。在申請之初，劇團考慮不用「論壇劇場」這個名稱來說明演出的形式。深思之後，劇團認為坦然的態度和處理方法亦是論壇劇场的中心概念，於是在全部的宣傳和官方申請書裏都不迴避該名稱。劇團也做好了演出不被批准的心裡準備。令人欣慰的是，演出被批准了，只是國家藝術理事會遵循 94 年的決定，不給予這個演出任何資助。

《吃飽了嗎？》是 94 年後，論壇劇場首次與觀眾見面，也是新加坡第一個戶外論壇劇場。從 2000 年到 2004 年，戲劇盒陸續以論壇劇場形式在新加坡各社區進行演出，共有 8 個不同的劇目，30 多場次，每場的觀眾可達三四百人。戶外論壇劇場也成了戲劇盒社區劇場的標誌。

同時，必要劇場也以論壇劇場的形式到學校



演出。劇團把演出稱為「互動性劇場」，減少學校的憂慮，但同樣讓學生體驗到這種民主性的劇場形式。

2004年，政府檢討審查制度，也決定接納論壇劇場為可支持的表演形式。論壇劇場終獲「解禁」，得到了官方的支持。

從「家」進入「公共領域」

把論壇劇場帶到戶外，就已經是把劇場置放在一個更開放的公共空間裏。但在新加坡社會這個特定的公共空間裏，人們生活在一個「噤聲」的文化裏，被壓迫者常覺得孤立無助，慢慢地也變得「逆來順受」，並覺得「羞恥」於承認自己是一個被壓迫者。受了 David Diamond 的生活劇場的啟發，戲劇盒在早期的演出中從不用「被壓迫者」來稱呼戲裏面對壓迫的人物，而把這樣的人物稱為「不受尊重」的人物。如此的處理，既能消解「羞恥」帶來的焦慮，又讓參與者以一個積極和人性的方法來爭取權益。除此之外，每部戲裏也出現了一個「無助的旁觀者」（powerless observer）。這個旁觀者看到了被壓迫者遭遇不公，卻常常覺得自己無法幫忙。很多新加坡人心地很好，也常常看到這些壓迫事件，但都只是放在心裡。在論壇劇場的演出裏，觀眾可以選擇取代這個旁觀者，並演繹如何協助被壓迫者，這樣被壓迫者也覺得自己並不是孤立無助的，可以與「旁觀者」一起組織聯盟、共同協商。

在議題的處理上，戲劇盒也帶入許多公共領

域的重要議題：如反恐議題、移工議題等。因為這些議題的爭議性，有關當局也會進行介入，並制止劇團在戶外演出某些議題，如種族和宗教議題。在處理這些議題時，戲劇盒的論壇劇場也從「尋找處方」的議程演變至深入和群眾進行辯證及審視議題內含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這是因為劇團深信，改變需要內外並重，行動和反思需要並行。

因為議題涉及的範圍已從簡單的「家庭」場景延伸至公共領域，劇團的論壇劇場也開始與不同公共議題的利益相關者有更多互動。戲劇盒在2005年創作的《是惡作劇還是犯罪？》探討了有關恐怖襲擊引發的種族和宗教議題。本來要在新加坡各社區戶外場地演出，但是負責演出審查的媒體發展局覺得這樣的議題在戶外允許觀眾干預和發表想法可能會引起社會不安，於是斟酌多時後，在演出前一天建議劇團把戲移入室內劇場演出，否則不發予演出執照。後來，劇團經過多次的斡旋，終於獲准在戶外搭個帳篷，然後在帳篷內演出。弔詭的是，這部戲卻深受負責社群處理危機的跨政府社區參與計畫工作人員的喜歡，於2007年開始成為對參與該計畫人員進行社群處理危機能力的培訓內容之一。

拓展

早期，新加坡的劇場工作者都是在外地學習「被壓迫者劇場」。於2005年開始，戲劇盒主辦了兩場與被壓迫者劇場有關的工作坊。第一場是教育戲劇工作坊，主要對象是中文老師。內容除了教育戲劇的理論與操作，論壇劇場和形象劇場也是重

要內容之一。另一場是讓劇場工作者和社會工作者參加的以「被壓迫者劇場」為主的工作坊。早期這些工作坊都以「技巧」為主，但是近年來，工作坊也開始探索「被壓迫者劇場」的操作理念，讓學員透視這個形式的辯證過程，更好地掌握操作「丑客」的角色。

戲劇盒的副藝術總監許慧鈴也於 2007 年開始在學校裏和學生一起創作論壇劇場。在這個項目中，學生和老師一起擬定要創作的議題，然後通過工作坊，集體創作出一至兩個論壇劇場，並在學校的週會上演出。

現在，很多上過這些課的老師和劇場工作者都在課室或他們的劇團開始創作「被壓迫者劇場」。也有一些劇場工作者繼續到國外取經。現在，在新加坡常擔任丑客的除了陳崇敬、郭慶亮、李邪、許慧玲，還有傅正龍、吳美箬、Alin Mosbit 等人。

和外地接軌

這幾年來，戲劇盒通過與外地藝術團體的接觸來深化學習「被壓迫者劇場」。戲劇盒和台灣應用劇場中心、香港的莫昭如和廣州的木棉劇團的交流，都讓劇團從中反思其創作方法。

戲劇盒也參與了 2010 年的世界論壇劇場節，在奧地利呈現了《是惡作劇還是犯罪？》這部戲，和歐洲的論壇劇場界做了第一次的近距離接觸，收穫良多。

這樣的國際性接觸，讓我們與世界各地的論壇劇場接軌。2011 年開始，戲劇盒首次舉辦大師班，邀請了 Barbara Santos 來新加坡授課。

後語：挑戰

論壇劇场的魅力就在於它的形式深具民主性和生命力，但同時也正因為大家都注重了它形式上的積極性，而常常忽視了其美學意境和創意性。作為一種劇場藝術，它必須要有創意性的表現。如果只是單純地將議題植入這個形式當中，忽略了其藝術感染力，那麼這種藝術形式必將走入窘途。論壇劇場必須要讓觀眾通過觀賞經過藝術手法處理的演出，被它的創意性激發，最終也能創意性地進行辯證和尋求突圍。

在新加坡，論壇劇場還是被認為是屬於不夠「藝術性」的作品。所以，論壇劇場的工作者還必須在帶入有深度的議題的同時，挖掘和發展它的美學意境及表現手法上的創意性。

（本文圖片提供：戲劇盒）

